

# 大涼山風雲錄

(一) (本文插圖刊第9、28頁)

## 傳奇人物鄧秀廷

● 趙開禮 (大陸作家)

### 金陵世家邊陲落籍

傳奇人物鄧秀廷，原名文富，漢族，祖籍應天府（今南京市境）興化縣鄧家村。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年），遠祖鄧寶因戰功升為武偉郎帶兵繞道雲南沿安寧河流域北上駐守菩薩渡，先寓居附近之槐槽溝，子系繁衍，分居各地。鄧寶之後第十代孫時，始按枝、其成、仕、啓、文、德、宇、天、明次序沿襲排列，鄧枝視系鄧秀廷這一支的始祖。大約鄧寶之下第十二代孫——鄧成繁，即鄧秀廷的曾祖父時，遷到甘相營附近彝漢雜居區的爛壩村（現喜德縣且托鄉）居住。這裏漢族地區已進入封建社會，彝族人民尚處於奴隸制社會。

他的祖父鄧仕倫，曾在附近某黑彝家當過雇工，熟悉彝情，勤勞賣力，很快成家立業，子女較多，漸成勢力。

他的父親鄧啓崇，更是滿懂彝話，熟諳彝情。喜歡騎馬射箭，結交朋友。某年帶兵官馬統領（回族）進山剿匪，不諳彝情，當地人荐為嚮導，盡職盡力，作戰猛勇，深得馬統領賞識。一些黑彝家支頭人恨之入骨，幾次謀害都未如願。鄧啓崇

常為附近彝漢調解糾紛，言出必行，人稱「鄧九蠻王」，從鄧成繁起與彝民交往中，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曾被彝人捏詞誣告，先後被官軍抄家三次，其中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一次，被洗劫一空，險些性命不保。

### 黑體壯通曉彝俗

鄧秀廷（文富）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正月，彝名叫木呷克底（彝語意為乖巧聽話的狗兒，屬長輩對下的愛稱；又一說為其母廿六歲時生——編者）。由於家庭屢遭抄搶，幼時家貧，未讀書，不識字。從小身材頹長，面目黧黑，遇事機謹，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八九歲時，在冕寧楊秀村凌姓姑父家看鴨，後回到家中，砍柴度日，但賣柴所得，多用於結交朋友。上街賣柴時，常用紅布條拴一把匕首掛在腰間，赤腳裸臂，生活習慣酷似彝族。從小與彝民往來，都按彝家風俗習慣辦事，很得彝民好評，視為彝家自己人。

鄧在十七、八歲時，改做生意，常販山貨往返於深山彝區，為人好施小惠，不計較點滴得失

，因而彝漢都喜歡和他交朋友，生意越做越活。此時家裏已有兩戶奴隸，一叫馬赫說布，身體壯實，跟隨左右；另一戶叫海日楷底，替他管理家務，成為後來的管家。

鄧秀廷一生中，先後娶過五房妻室：元配蔣氏，住爛壩老家，生一女，均早逝；二名呂仙，越西呂華齋之女，人稱鄧呂仙，為鄧得力內當家；三名呂世春，越西呂變成之女，呂仙堂妹，後被莫洛額子槍殺；四名孟懷珍，西昌人，曾隨鄧去過甘孜，於一九四九年去世，五稱周嫂，再婚婦，峨眉縣人，婚後生活不適，回老家定居。

鄧生活無特殊嗜好。陪客時也偶爾抽幾口大烟，但無癮。喜吃草烟，閑暇時，手中常捏一根尺多長銅飾花紋烟竿，慢慢吮吸。飲食不大講究，對彝家做法的坨坨肉特別愛好，不拘場合，抓起就吃。能飲酒，量不大，身邊弁兵從未見他醉過。遇彝民來訪，席地而坐，邊飲邊談，能操各地彝族方言，對答如流，為彝民驚嘆。服飾奇特，自當營長起，上身常着軍裝，斜挎指揮帶，肩不離披毡（擦爾瓦），在某些場合，頭包胡綳紗帕，上挽天菩薩，很像是一個有官職的黑彝模樣。

鄧氏財產，從小山護路起，積累日益增多。到四十年代，冕寧后山、鐵廠、灣子、瀘沽、三關等地均有糧倉分布，常年收租米二〇〇〇多石（每石折現制一五〇公斤）左右。在靖邊部納入廿四軍建制時期，劉文輝每月只撥給三萬斤稻谷，遠不足維持兩個正規團耗用，用此填補維持。住房除甘相營街上原有的老公館及後建的新公館（現縣政府舊院）外，瀘沽東街、西昌西街、南街、滴水岩、馬水河、西門坡等處均有住房。其餘如槍彈、金銀、鴉片等貴重物品數量，無人得知。

鄧在十九歲時，深感困居爛壩，不是長久之計，遷到甘相營居住。甘相營總團潘必齋與鄧有親戚關係，因年事已高，想物色代理人，見鄧聰明果敢，特別是對鄧秀廷在爛壩會糾集鄉勇解救被劫行商一事很感興趣，有意提拔，將總團一職讓給鄧當。這時馬統領已解甲歸田閑居甘相營，因與鄧秀廷之父「九蠻王」的舊關係，也從旁支持。當地一些士紳對此不滿，在附近黑彝巴且拉士、白彝熱衣達曲等的支持下，列了鄧的一些過失，告到縣衙，竭力抵制。縣衙偏信控詞，派巡捕向必成緝拿歸案，行至興橋，向察知實情，故意疏忽，鄧伴裝彎腰拴草鞋帶，閃入叢林遁去。後由親戚出面，疏通官府，明幫暗助，官司轉輸為贏，鄧於廿一歲時，當上了甘相營總團。

鄧當上總團後，一方面千方百計籠絡鄉民，途中如逢村過店，下馬步行，遇鄉親父老，頻頻點頭，招呼問好，常為彝漢排解糾紛，樹立威信；一方面對那些曾反對他當總團的人進行報復。

公開勒令巴且拉士、熱衣達曲各罰白銀一二〇〇兩，巴且拉士畏勢，如數交清免禍；熱衣達曲只交了一半，氣憤已極，自縊死去。漢人中有的送銀送禮，賠情道歉，有的乾脆遷走迴避。士紳羅紫曜只說了一句「鄉裡的雜種狗把街上的骨頭腳走了」，傳到鄧耳裏，暗記在心。事隔兩年，羅去成都辦事歸來，路過小相嶺，被彝人扣住，剝去衣服，用柴棍烙身質問：「你只要騾子，馬兒要不要？」家人獲悉典田賣地，湊了若干銀錢才將人贖了回來。從此眾人說話倍加小心。時甘相營駐有一隊官軍，鄧深感礙手礙腳，又無可奈何。不久，機會到來。住在瓦吉木梁子的瓦渣家火差撤尼支黑彝瓦渣木拉克阿衣和羅洪爾哈（兩家是親戚）率奴娃將甘相營附近史家寨羊羣劫走。消息傳來，鄧與駐軍頭目協商分兩路包抄，鄧帶團丁從賀波洛上行，到半路歇下不動，坐山觀虎鬥；駐軍從另一條路追上，與彝人遭遇，寡不敵眾，丟了很多槍敗走。官軍潰敗離去，鄧成為甘相營手屈一指人物。較他父親鄧九蠻王更受人崇敬愛重，成為川滇邊區大小涼山的風雲人物。

### 小山護路游陞營長

自古從越西翻小相嶺至瀘沽，為成都、西昌往返官商要道。其間懸崖峭壁，林深密菁。就在這段路上，常有匪徒出沒行劫。清末民初，曾由當地果基、祝爾、巴且、瓦扎巴久五個家支頭目負責分段設哨，保護行人，并收取保哨費。但幾家之間，常因利害衝突，一些未參加保哨的彝支眼紅，常來肇事，劫案不斷發生，行人出了大筆

保哨費，買不到安全，怨聲載道。

鄧當總團後，認為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先是召集五家頭目會商，從新劃分地段，明確責任，使大家利益均沾，亦未湊效。鄧於是插手管理，規定每逢農曆三、六、九日護送行人過山。至期，鄧身穿羊皮褂，肩扛鋼槍，赤着雙腳，帶領團丁，先偵察地形、控制險要，然後將商人、旅客、馬幫、挑夫集結成隊，從冕山起經深溝、登相營、九盤營、龍潭溝、相嶺頂，直到越西縣屬的小哨，次日又將集結於小哨的行人一站一站送過冕山，在護送中，常與匪羣遭遇。後來改為在險要地段或制高點修築碉堡，以部分團丁站崗放哨，一部分團丁護送行人過山。

經過幾年整頓，小相嶺至瀘沽一帶暢通無阻，過往行人提起鄧秀廷贊不絕口，西昌名士康陶然曾作詩寫道：

昔年我過小相嶺，積雪滿山深沒頸；  
又聞匪徒搶行人，行人心中時凜凜。  
今年我過小相嶺，天朗氣清好風景，  
沿途戍卒相迎送，保護行商身安穩。  
今年昔年大不同，小山平靜誰之功？  
眾口交稱鄧總團，蔚然邊郡一英雄。

這時出了一件事。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年）某天，羅洪家吉爾支管下的白彝，因婚姻糾紛，大黑彝羅洪鐵哈等前去調解後，在回家途中，路過史家寨附近哨房時，在孫水河洗澡休息，團丁鄧德茂巡哨發覺，連吼幾聲，無人答應。鄧疑為匪徒，一槍射去，不偏不倚，將羅洪鐵哈打死。

彝人羣起攻擊，當場打死漢民七人。鄧爲息事寧人，按彝家風俗，備辦酒禮，前去賠禮道歉。吉爾支黑彝先提出要賠償金白銀六〇〇兩，後又增加到一二〇〇兩，鄧忍氣吞聲一口答應。彝人又進一步提出要鄧心愛的那支德造步槍。鄧怒：「你們只死一人，我們死七個，向你們賠禮道歉，一而再，再而三，我現在撒下網，網你一個不撿，還要網你幾個！」雙方都不服氣，憤憤離去，從此與鄧結下深仇。吉爾支另一個黑彝頭人羅洪瓦婆將本家支人和親戚邀來，在兩河口一帶擄殺搶擄，漢人受災慘重。在彝人擄殺中，三合村田家燒房的主人，向黑彝交銀投保得以幸免，黑彝把這家漢人當成自己奴娃，經常前來吃喝，貪得無厭。鄧探知此情，暗地串通田家，叫按計行事。不久田家來報，預計吉爾支黑彝將於某日前來吃喝，鄧密派侄兒鄧德松帶六人前去，乘黑彝們喝得爛醉時，一陣亂刀，將十五人一齊砍死。吉爾支憤憤不平。

經過保哨護路，鄧秀廷已有點名氣，身邊常有百十個人，幾十條槍。這時鄧妻呂仙娘家姑父蔣安廷（越西人）爲四川第二路漢軍前五營統領，駐防冕寧，見鄧能幹，又有點實力，一九一九年將鄧部團丁納入編制，先委鄧爲保商營營長，後正式編爲第四營。不久，隨蔣安廷開赴樂山，歸編於四川陸軍暫編第八師。師長陳洪範委蔣爲第十六混成旅旅長，蔣委鄧爲該旅第卅一團第二營營長，駐防峨眉。

八師師長陳洪範，因防區內無成羣股匪發生，對外亦無戰事，就想對雷波、馬邊、屏山等彝

族地區進行擴張，沿襲過去封建王朝對待少數民族的辦法，他主張「先用兵示之以威，再分別其支頭，或選強留弱，或選黑留白，然後設流官，分縣設治，編聯保甲，強使其漢化」。鄧秀廷在陳八師中是十五個營長中的一個，耳濡目染，頗受其影響。

這期間，人事變動，團長出缺。鄧認爲自己既善於作戰，又和旅長有親戚關係，這個團長不給我當還能給誰！殊事與願違，蔣安廷權衡利弊，鄧雖作戰勇猛，但不會下操，萬一上司檢查，有礙觀瞻，把這團長職委給劉潤之。鄧大失所望，對姑丈隱忍不言，遷怒於劉團長，爲小事打了一架，關係惡化，難於相處，不如回家另找出路，於一九二二年借省親爲名，帶了一個排，回到甘相營。鄧多次向人說，此行雖沒有升官，帶出去的鴉片，賺了一筆大錢。

### 兩虎爭地開始殺人

鄧秀廷去樂山期間，原被壓制和殘殺的彝支又伺機起事，小山至澁沽道上，搶掠事件不斷發生，地方官員束手無策。適鄧秀廷歸來，仍請鄧重辦小山哨務，維持治安。鄧滿口答應。如前作法，并將個別劫案較多匪徒殺掉。道路清靜。

冕寧縣石龍橋的吳山，有文化，實力雄厚，比鄧出名。早在鄧秀廷當總團期間，兩人曾結拜爲異姓兄弟。民國六、七年間，滇軍占寧遠，在與滇軍作戰中，吳山槍法高超，彈不虛發，博得官兵誇讚。有一次，兩人背槍去野外閑游，被遠處山上彝人發現，想來奪槍，鄧見衆寡懸殊，有

點慌張。吳山胸有成竹地說：「老弟，不要怕！」示意坐在田埂上，佯作不知。彝人越來越近，以爲未被發現，一槍打來，吳山應聲倒下，鄧也爬下。彝人認爲中彈已死，前來抓槍，冷不防，吳山舉手一槍穿倒兩個，拾得兩條槍，正欲逃跑，其餘彝人追來，吳山再一槍，又穿倒兩個。還有一次，兩人路過老鷹溝，見兩只鳥兒，在遠處上下翻飛，吳手舉一槍，鳥兒應聲墜下。鄧口頭稱讚，自知不是吳山對手，內心嫉妒。後兩人都在陳洪範的八師當營長，時有往來。鄧從樂山歸來，吳山勢力日漸強大，見鄧重辦哨務，這是一項不小的收入，僅每年春末夏初的「虫會」期間，保哨費收入不下六七萬元。吳山眼紅，想插一脚，鄧當然不讓。兩人表面仍稱兄弟，都認爲對方是心腹之患，一山不容二虎，互相防範。在這段時間，鄧每次出門，時而黑彝裝束，時而土紳打扮，時而騎馬，時而混在士兵羣中。如去冕寧，要避開石龍橋，從梳妝台繞道。而吳山勾結羊仁安，想獨樹一幟。諸事齊備，只等時間一到，扯出旗號，佔山爲王。一九二三年冬，有消息說，吳山將升爲團長，鄧惴惴不安。就在吳山要掛出團長旗號的前三天，值石龍橋場期，街上特別鬧熱，彝兵荷槍實彈，挨肩擦背，氣氛異常。有心腹暗示吳山，請注意提防，以免遭人暗算（指鄧秀廷）。吳山拍拍腰間手槍：「他敢！」走去外侄金正邦處，叫金代寫一信，邀鄧有事商量。吳側首靠在棹邊，正在看金寫信時，突被人叢中的謝拉施（吳的乾兒子，白彝）舉槍射擊，當即斃命。同一時間，這邊槍響，不遠處屋檐下設攤賣酒的吳

山老婆，倒在血泊中。鄧用彝人殺漢人從此開始。

次年又殺蕭緒三。蕭係冕寧縣宏模鄉中屯村，清末最後一科舉人，人稱蕭貢爺。民國初年，蕭緒三負責修建冕山新橋，制度嚴明，準時動工，鄧秀廷率隊來遲，蕭大為不滿，當衆指責，因民間對「鄧九蠻王」這一支有「蠻娘漢老子」之說，兩人言語頂撞之時，蕭罵鄧「蠻不蠻，漢不漢。」事已過去多年，雙方均未介意。鄧殺吳山後，知道蕭、鄧這段角角的人，勸蕭向鄧疏通說句好話，免遭不測。蕭不聽勸告，還口占一絕諷刺說：「觀看此人未讀書，每年只收幾石租，『趙錢孫李』未讀過，國家何用此庸夫！」還說了很多刻毒話，傳到鄧耳裏。（趙錢孫李指八百家姓）舊時幼兒發蒙必讀書，暗指文盲——編者）於一九二四年鄧用漢人將蕭暗殺，其子蕭佩雄逃流它方。這是第一次用漢人殺漢人的開始。

這期間，竹爾家黑彝哈達乃日搶走住在南山營家中的鄧姓兩母女出賣，鄧帶信叫哈達乃日來見他。哈達乃日說，他來見我差不多，我不去見他。鄧怒，密令當地漢人伺機將哈達乃日殺掉，這是漢人殺彝人的開始。

### 組建地方武裝護城

西昌爲寧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素爲兵家常爭之地。清末民初軍閥們只顧自相殘殺，忘記了等候在旁邊伺機復仇搶掠的家支彝人，每當軍閥們一方戰敗逃竄的時候，那些過去曾被漢官政府鎮壓過的彝支，便乘機擄掠。一九一七年，

軍閥頭子張煦戰敗時，被彝人捕獲，武器人仗盡失。一九一八年，軍閥頭子郭昌明，將黑彝關進「彝卡」敲詐勒索後放走，黑彝頭人獲釋後，對漢人進行報復，使交通中斷。少數家支頭人經常裹脅奴娃，在西昌附近騷擾，其中既有黑彝也有白彝（曲諾），尤以保米家哈研支阿火洛莫最凶，白彝立克曲坡（大埂）、阿柳拉研茲、勒所爾耶、拉普羅所等及普格西羅附近的個別家支，結伙成隊，到處搶擄，他們既搶漢民，也搶彝民。有的則因飢寒交迫政府不管，不得已鋌而走險。民國初年，搶風日起。西昌城長時間只開南門和小西門。社會秩序混亂。

一九二四年夏，川康邊防軍副指揮賀中強移駐西昌，知鄧秀廷已回甘相營，在冕寧「以夷治夷」有方，邀鄧到西昌，委鄧爲特別營營長，責成他維持地方治安，同時電商八師陳洪範將鄧營原班人馬遣回歸鄧。賀中強雖委鄧爲營長，對軍需後勤一概不管，不久，賀即離開西昌。安寧河流域一帶漢民，吃够劫掠之苦，鄧以保境安民爲由，借此向民間征糧派款，招兵買馬，擴大勢力，兩三年間，形成了一支與衆不同的地方隊伍，大體由三部分人組成：

(一)正規部隊。以原有一個營爲基礎，將鄧文賢、鄧德權、鄧德松等及親戚安插，作爲基本隊伍，除鄧秀廷外，他人指揮不動（到後來發展到兩個團編制）。

(二)彝務團隊。拉攏、扶持附近一些家支賣人，委以彝務營（團）長、彝務支（大）隊長等職。平時不給供給、糧餉，遇有戰事，臨時安排

出兵人數，自帶槍支和幾天乾糧（多爲燕麥製成的糴巴麵）發給幾顆子彈。部隊走到那裏，就地征派解決。子彈不敷時，向作戰對方取。先後參加鄧部最出名頭目首數羅阿牛、羅大英兩人。

羅阿牛，黑彝，屬羅洪家吉柳支。幼時家貧，僅有一頭公羊，人稱乾黑彝，後娶瓦渣家女兒爲妻，帶來一點財產，日子逐漸好過。吉柳支人口雖多，實力不强，經常被本家吉爾支欺壓。阿牛原與鄧不睦，互相拮据，後見鄧當保商營長，人多勢衆，棄仇言好，投靠鄧秀廷，貼心賣力，隨鄧升遷而升遷，至死未變。

羅大英，又名羅洪那支丹云，喜德縣紅莫鄉人，羅洪家那支支的部落頭人。十六歲時，其父羅洪比母惹與堂兄羅洪俄竹惹至熱水街上飲酒。酒後俄竹惹搶一漢族婦女竹蘭中銅錢。婦女喊救，俄竹惹見勢不妙溜去，鄉鄰王繼廷、吳繼興聞聲趕來，不由分說，抓住羅洪比母惹毆打，後又扭到禮州，被郭昌明部駐禮州的參軍李子才捆綁毆打後，撬開嘴巴，用開水活活灌死。羅進行報復，將吳家二人捆至家中，施以酷刑，勒索命金白銀二七〇兩和步槍一枝；又將王繼廷父子殺死，勒索其幼子白銀二〇〇兩，共買得十支槍（時一般黑彝只有一——二支槍）。羅認爲所有漢族都不是好人，選出於發展奴隸制需要，從十七歲起參與搶劫漢人活動，到冕寧、琅環、樟木、太和、羅家場一帶搶擄，擄回漢民二十多個，打死漢民十多個，劫掠中將兩河口地區鄧秀廷侄兒打死、侄女活埋，惹了大禍，先請已投靠鄧家的熱力吉莫疏通關係，再請孫子汝出面說情，願賠

命金白銀三〇〇兩。鄧對羅洪家的吉爾支不滿，必欲除之而後快，將計就計拉攏，令羅大英就近將原彼此無冤無仇的吉爾支兩個大黑彝殺掉後，出兵幫羅打冤家基假支，羅答應。要求鄧將漢人告在冕寧、西昌衙門的搶掠狀紙清出燒毀，鄧亦點頭。發給羅大英步槍十支，羅將吉爾支著名黑彝羅洪鐵基、羅洪木基騙至阿爾林莫羅大英住處吃酒，乘其無備殺掉，之後又將附近摩呷西茲殺死。鄧秀廷誇讚說：羅大英一雙手同時扳住兩頭公羊！一九二六年，鄧秀廷委羅當彝務營長，從此隨鄧秀廷東征西剿，勇敢賣力，每戰必勝。

(二)「四十八家」人馬。其起緣和發展的經過、組織形式，詳見後文「四十八甲源流考」。

遇有戰事，奉命出征。這些人不要供給，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據粗略統計約一〇〇〇戶，可動員兵力一萬餘人。

鄧部出征，多是彝務團隊在前，「四十八家」人馬居中，正規部隊殿後。前鋒彝兵，身披擦爾瓦（或披毡），寬褲赤脚，散亂不成隊形，黑壓壓一片，吼着號子「呵吹呵吹，哦——」鋪天蓋地，邊吼邊跑。隊伍中有頭纏胡縐紗帕，上挽天菩薩，肩挎槍刀，策馬而行者，就是領隊頭目。伴有旌旗，一看便知是鄧家人馬。

一九二六年，川康邊防軍副司令兼十六混成旅旅長羊仁安進駐西昌，時饒吉武為騎兵團長、蔣儒珍為工兵團長、鄧秀廷提升為步兵團（又叫指揮團）團長。

## 襲螺髻山星夜撤兵

住在螺髻山東北部的爾歐支土日後裔達母乃，依仗人強馬壯，經常襲脅附近家支彝人到大理石板、瑤山一帶騷擾。

一九二七年春，川康邊防軍副司令羊仁安命鄧率本部一個團，進入螺髻山區。遠望達母乃村寨踞踞山嶺，白彝、娃子環繞而居，四周礮堡相望。鄧率部乘夜前進，燒毀彝村數處，進至山腰，彝人扔下彈石如雨。乘雲霧迷漫出擊，雙方激鬥，互有傷亡。鄧令用迫擊炮仰攻，最後礮破，達母乃遁去。

鄧率部由大善轉至沙驛馬（現三家村）住下。正議分兵出擊，偵察兵報告，各支彝人助戰，從四面包圍起來，已將道路截斷，只有一條獨路尚可通行，情勢可疑。鄧得報，出外仔細觀察，暗暗吃驚。當機立斷，命令全部人馬連夜撤出，一股作氣，翻過山梁，脫離險地。

次日黎明，原鄧部大營及四周柵寨，旗幟依舊，彝人以爲鄧部中計，一聲「呵吼」從四面圍攻，衝進柵寨搜索，全是空營，始知鄧用兵詭詐。氣焰更高，擄掠無度。

次年底，羊仁安部隊再次進兵，亦失敗。丟了些人槍。鄧的配合部隊無損失。後千方百計，使人動員達母乃投誠。爲鄧辦事，曾動員一些家支投誠（後因與本家李崇德矛盾，被劉元璋殺害）。因此次敗仗，鄧身邊蘇尼、畢摩增多，每一重大行動，均先卜卦問神。在衆多的畢摩中，以底茲家的「道法」最高，爲鄧信任，跟隨左右。

這年，西昌「寧遠寧一慈善會」推舉鄧秀廷任會長，劉治遠、孫治福爲副會長。

是年，因歷史冤仇，鄧多次驅逐羅洪家的俄梯吉爾支，瓦扎家人因親戚關係暗中保護，鄧於是對住在且托、兩河口一帶的瓦扎家人不滿，隱忍不言。時有瓦扎拉哈、瓦扎古哈常到甘相營耀武揚威，目空一切，鄧更加不滿。不久，兩人搶了本家爾呷支瓦扎日哈的兩戶娃子。瓦扎日哈素知鄧對兩人不滿，前來告狀，鄧怒，支持瓦扎日哈報復。瓦扎日哈糾集本支彝人，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起，兩三年間，先後殺死對方黑彝四十四人，白彝十三人，擄賣娃子一百一十人。

## 行刺報復痛快仇怨

鄧從樂山歸來繼續辦理小山哨務起，家裏就開大鍋飯，每天人來人往，川流不息。開飯時，按漢官、黑彝、曲諾、一般人員、士兵不同等級，分別對待，帶有馬兒的，加發馬料。

鄧知彝人嗜酒，專開一座燒房釀酒供應。來者以酒招待，大家席地而坐，邊飲邊談。鄧用彝話和彝人閑談，東拉西扯，隨隨便便。當彝人們帶幾分酒意，談話內容涉及家支內情、親疏關係及冤家矛盾時，特別注意，并暗暗記下。鄧記憶力特強，事無巨細，入耳不忘，一有機會，便行利用，或分化、瓦解，或威脅、收買，各個擊破。一段時間內，家支、兄弟、父子、郎舅、翁婿之間互相殘殺，互不信任。親戚進門，提心吊膽，親戚離去，才鬆一口氣，又算過了一關。特別是住在甘相營附近的祝爾家、瓦扎家及羅洪家的吉爾支威脅更大，咬牙切齒，不將鄧秀廷除掉，

無法清靜。

一九二七年夏，鄧進兵大善爾歐家達母乃失敗歸來，悶悶不樂。得知吉爾支有四個姑娘，兩個嫁給祝爾家的祝爾蘇達和祝爾哈布；另兩個嫁給瓦扎家吉第寡研支的瓦扎約哈和瓦扎衣伙惹，大不滿意。密令瓦扎約哈兩人去反對吉爾支，本支彝人都不贊同。鄧又密令身邊弁兵（現稱警衛員，下同）祝爾鐵祖去把祝爾蘇達和祝爾哈布暗殺掉。祝爾鐵祖認為，自己也是祝爾家的人，不該被鄧秀廷利用，自相殘殺，便把這消息透露了出去，暗示祝爾哈布兩人回避跑掉也就罷了。并對祝爾家的人說，要我自殺家門，我是不幹的，要幹，對着鄧秀廷幹！

祝爾家、瓦扎家、吉爾支彝人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有機可乘。幾家密商，知道祝爾家的白彝莫洛額子也在鄧秀廷身邊當弁兵，和祝爾鐵祖住在一起，如兩人配合，相機行事，更為理想。經秘密商量，許以事成後酬謝白銀一二〇〇兩，兩人暗作準備。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左右，鄧秀廷和母親、大老婆、羅洪瓦爾等數人在屋內（甘相營街上，人稱老公館）閑談，商議些什麼，弁兵們多已外出，周圍寂靜。兩人認為時機已到，暗遞眼色。祝爾鐵祖去街上巡哨，莫洛額子悄悄踱到第二個天井側邊，舉槍向屋內的鄧秀廷瞄準，正要扣動槍機，突被十二、三歲的羅洪什哈（尼別支小黑彝）出來看見，一驚，連指帶喊：「阿普阿普（漢語爺爺）額子額子！」鄧一怔，側身一閃，莫洛額子匆忙一槍射去，子彈從鄧肩頭擦過

，濺在牆上折回來，打傷站在背後的鄧母手臂。羅洪瓦爾急中生智，一下將鄧按倒。額子見鄧已倒下，殺得眼紅，驟見鄧的三姨太呂世春從天井邊經過，一槍將她打死在門邊。莫洛額子認為鄧秀廷已死，估計槍聲一響，隱伏在城外南山溝打援的各家支彝人就會來，沒有外逃，跳進鄧家珍藏槍彈、金銀、鴉片等貴重物資的碼房，將門死死抵上，以待外援。

### 遇刺大喊快抓刺客

殊鄧秀廷未死，幾分鐘後，回過神來，大喊「快抓刺客！」頓時弁兵齊集，立刻將大門關上，封鎖四座城門，通街戒嚴，搜索盤查。一彝民見狀驚慌，語言對答不當，即被砍死。甘相營鷄飛狗叫，一片混亂。

原約定隱蔽在城外南山溝打援的一伙彝人，聞槍聲響，認為得手，立即潛行到城邊，殊城門已閉，戒備森嚴，無法進入。

莫洛額子跳進碼房後，候外援未到，又聽到鄧秀廷說話聲音，自度必死，毫無懼色。在碼房內翻箱倒櫃，將鄧氏珍藏的華麗上裝穿上，手舞足蹈，一邊喝酒，一邊大喊：「這事是巴且帕拉、爾基火沙（馬海木牛）、巴久博施、博海卡拉我們商量過的，他們不幹，我今天幹了！」又喊「你們要鋼洋的，要大烟的，快來拿去！」將鄧氏儲蓄在碼房內的銀元和大烟餅從窗洞往外扔，散得遍地都是。這碼房結構堅實，牆厚門窄，內儲有槍彈，既不能用炮轟，又不能用火燒，一時無計可施，有人出主意，集中附近一帶農家辣椒

用烟燻。弁兵巴久博施等聞訊趕到，氣憤已極，為了洗刷自己，齊說：「不用了，我們三人上房！」於是巴且帕拉、巴久博施搶先上到房頂，剛揭開兩塊瓦片，莫洛眼快，一槍射出，巴且帕拉的頭帕飛起，雙方驟閃射擊，相持到太陽將近落山時，莫洛額子已醉，巴且帕拉從瓦縫間瞄準向下一槍，子彈從莫洛額子肩頭斜穿過腰部，失去對抗能力，博海卡拉、爾基火沙兩人持大刀破門而入，一刀砍死。將莫洛額子拖出，挖出肝臟示衆。

事情發生後，鄧秀廷憤恨已極。首先將莫洛額子一家及有關彝民抓來，關在街頭關帝廟內，嚴刑拷打審問，然後遊街示衆三天，通知周圍數十里彝漢數千人前來觀看。由弁兵將彝民押至東門外白楊林邊，先由鄧秀廷給刀斧手吳朝清（外號吳敵狗）掛紅綾、賞酒、賜刀，然後開殺。前面的彝人被砍得血肉橫飛，後面的婦女嚇得發抖，自知難免，用披毡蒙住頭，聽其砍殺。殺後搜索，發現一女屍長裙下一個嬰兒，被弁兵截在刺刀上拋死。將三十七顆人頭掛在城門示衆。數日後潑上煤油將屍體燒毀。莫洛家有的已年邁體衰，不能行動，自願請死在家，鄧不同意，叫抬來親自看其自死。爲此事直接、間接受牽連的達一百三十人，其中被殘殺、吊打、服毒致死者七十多人。洛莫家除幾戶逃亡外，爲避禍災，長時間不敢姓莫洛，改姓曲木（原本是一家——編者）。

同謀殺手祝爾鐵祖，當時在街上替莫洛額子放哨，槍聲響，認為得手，即溜出城外通知打援

，途中得知事敗。先是逃去兩河口深山躲藏，後反躲到舅父爾哈古爾家避難，鄧獲密報，即派吉爾支的安家娃子阿蘇尼達前去私查暗訪，隔不多久，將祝爾鐵祖殺掉，獲鄧重賞，人稱「阿蘇發財」。

這次刺鄧的莫洛額子，屬祝爾（黑彝）家的白彝，百姓惹禍，主子自難脫手。事情發生後，祝爾家黑彝十分害怕，出銀錠托人向鄧求饒說：「事情是祝爾鐵祖和莫洛額子兩人幹的，事前家支頭人確實不知。現祝爾鐵祖跑了，我們把他弟弟祝爾哈祖殺來抵命。」鄧不答應。祝爾鐵祖有個妹妹已嫁給羅洪家立伙支。鄧說：「不行，反正她是祝爾家的人！」硬逼着立伙支把這媳婦交出，送到西昌。臨行時夫妻抱頭痛哭，難捨難分，在場人都落了淚。這媳婦到西昌後，鄧用毒藥連隨侍丫頭一齊毒死。祝爾家既恨又怕，多次出牛、出銀，向鄧賠禮道歉，鄧還是不稱心。此後數年，或直接命令祝爾家黑彝遷走，或發給白彝槍支，造黑彝的反，黑彝被驅逐打殺後，留下的奴隸、土地均歸鄧管。未逃跑、驅逐的黑彝規規矩矩，小心度日。

## 出兵冕寧勢力大張

住在熱水河流域和大黃山一帶的基假支和那支支，都是羅洪家的分支，那支支經常外出劫掠。因住地交錯，漢人不辨彝支內情，誤認爲是基假支所爲，兩支關係不睦。一九二五年，基假支黑彝羅洪古將那支支羅大英的叔父羅洪久什茲殺害，兩支冤家驟起，兩年不分勝負。其時鄧秀

廷正與吉爾支糾纏不休，派人動員羅大英共同對付。一九二八年將吉爾支處理後，又合力進攻基假支。在激戰中，彝人眼看抵擋不住時，有白彝吉布拉布、吉克牛牛等幾個戰手躲入山洞，見敗局已定，出其不意，將基假支作戰最勇敢的白彝戰手莫色鐵哈殺掉，割下人頭，向帶兵官孫子汶投誠。基假支彝人潰敗，請瓦渣拉鐵出面担保願意投誠。規定黑彝遷去雅魯江西岸住牧。黑彝被趕走後，遣下壘罐密（現魯基鄉）稻田歸鄧德權，鄧德茂；山地歸羅洪瓦鐵；紅莫衣達和尼腳的土地歸羅大英；則呷土地（現熱柯衣達鄉境）歸羅洪書哈；熱水（現桃源鄉境）稻田歸孫子汶，白彝、安家娃子等隨土地歸屬。

居住在冕寧境內的保伍家，原已表示不到漢區搶掠，當鄧秀廷部離開冕寧時，又伺機搶劫，漢人紛紛告狀，要求派兵剿辦。一九二九年夏，鄧率部向保伍家彝人住地進兵。出師之日，從瀘沽至冕寧縣城七十華里大道上，沿途村鎮人家夾道歡送。

鄧秀廷的團部設在冕寧縣城內小西街，休息一日，即令鄧德權（彝名木知香色）的第三營向規槽溝的曹古壩出擊；令鄧宇格的第二營經大橋進至治勒，兩路并進，互相策應。

三營進至曹古壩的扯羊村，保伍家頭人保伍衣普，憑險要地形上的碉堡固守，鄧德權令將碉堡附近房屋燒光。鄧兵屢攻碉堡不下，停止射擊，隱蔽等待，許久不聞槍聲，四周靜寂。保伍依普輕輕推開碉房頂蓋瓦板眺望，鄧部排子槍響，當即斃命。

領頭大黑彝死，娃子們都繳槍投誠。從此三營沿安寧河上行直至拖烏，再未遇到抵抗。

一營鄧宇格兵進至治勒，保伍家頭人多已逃去九龍、彎壩避難。保伍勒木、保伍阿蘇投誠。鄧兵所到之處，聽任士兵踐踏莊稼、亂宰濫殺牲畜，臟腑遍地，時值炎夏，腐臭難聞，彝民歸來，目不忍睹。

一、三營轉至大橋會師後，鄧深知窩堡彝人實力雄厚，又兵分兩路，採取聲東擊西，明打彎壩，暗攻窩堡辦法，主力在孫子汶、鄧宇格帶領下，走樟木溝捷徑，翻山越嶺，從深山密林中隱蔽前進，出其不意，包圍了窩堡，彝人措手不及，被燒殺搶擄，最後以保伍家沙雜支大黑彝虎葉茲投誠告終。

保伍家其餘支頭彝人，一聽鄧秀廷的兵要來，先是藏去深山，避其鋒芒後，立即牽羊、背銀前往投誠。鄧部規矩，一投誠即不再用兵事。

此次隨鄧部行動的羅大英彝務營，表現最爲勇敢，整個戰事共打死五個人，其中羅大英打死拉施茲坡，羅擇哈連長打死白彝戰手俄里木呷，羅洪克處茲打死保伍阿且莫哈，深得鄧秀廷信任，將保伍家交出的三個黑彝姑娘，從中挑出一個獎給羅大英作二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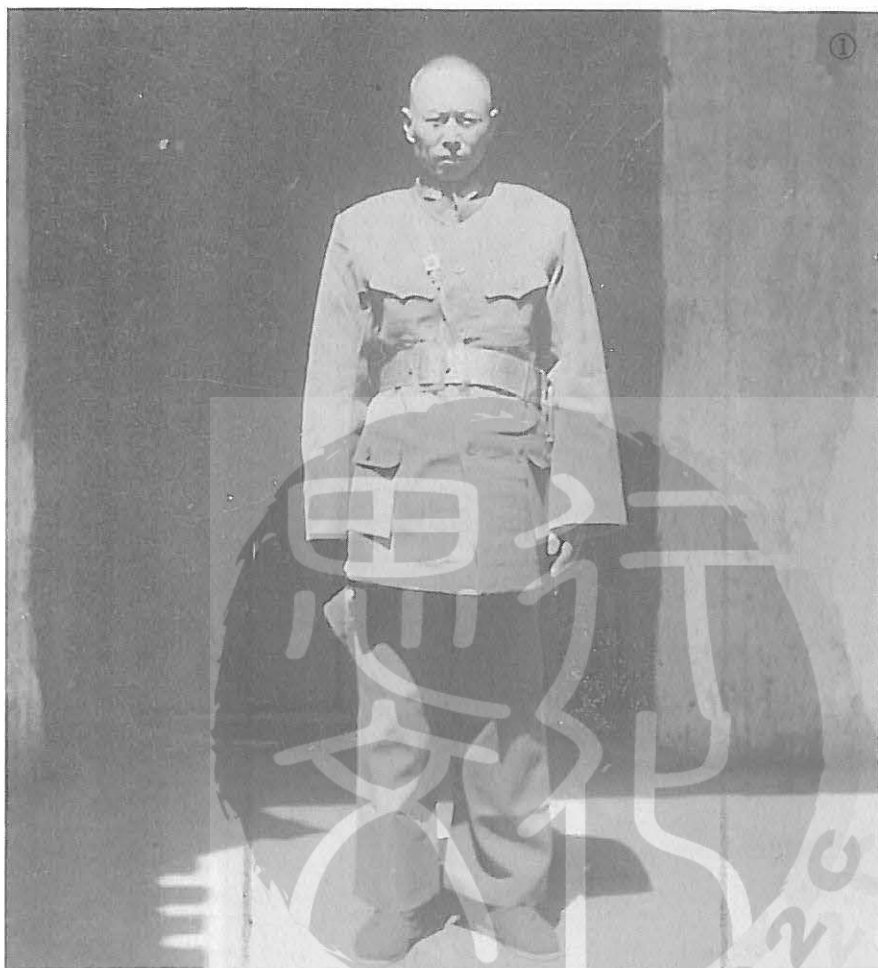
當鄧兵進入保伍家地面時，保伍家有十七個人逃去果基家和羅洪家地面避難，因他們互有冤家，被捉獲押至冕寧殺掉。

此役原計劃要打果基家，果基家聞訊，投其所好，選了一匹駿馬送上，表示投降，避免了一場兵災。（未完待續）

趙開禮「大涼山風雲錄」插圖（文見10頁）

① 鄧秀廷抗戰時剃光頭、穿中將軍服留影。

② 鄧秀廷之子鄧德亮少將（前排左二）、蔣介石（中）、張篤倫（右二）、劉元瑄（右一）合影。





趙開禮「大涼山風雲錄」插圖（文見二頁）

①威鎮大小涼山的傳奇人物鄧秀廷中將。

②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女士（右二、右三）與鄧秀廷夫人鄧呂仙

（左三）及彝族婦女合影。

